

西汉故事选



西 汉 故 事 选

李 存 源 讲 述

王 决 袁 枫 整 理
陈 连 升

中 国 曲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西 汉 故 事 选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83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 \frac{1}{8}$

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1—7,000 册

书号: 10227·093 定价: 0.74 元

目 录

铁椎刺秦	1
圯上纳履	8
芒砀起义	15
樊哙下书	22
计取沛县	31
项羽举鼎	37
迎请范增	47
喜收郦生	55
智借张良	63
巧夺武关	72
游说退阵	82
鸿门赴宴	91
张良卖剑	108
问路杀樵	117
后 记	126

铁 椎 刺 秦

河南洛阳西门外赵家村的西口，有一家小酒铺，掌柜的姓陈，五十多岁，常上他这儿喝酒的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头，大伙都叫他“三大爷”，因为他自认为懂的事情多，外号叫“万事通”。这一天几个年轻人围着他开玩笑让他谈谈当今秦朝的事，赵老头摇了摇头，心说：街上的告示全贴满了，隅语者弃市，你们这是成心拿我开心，我还想多活两天呢！想到这，气哼哼地拿起拐棍：“你们这是给我出难题，何苦呢，得啦，你们诸位在这儿，我走！”陈掌柜好说歹说劝住了赵老头儿，最后对那几个年轻人说：“不准再问三大爷这个，这不是胡来吗？正在这解劝的工夫就听见外边有人“哈哈”一笑，只见门帘一挑，走进一个人来，看身量有七尺来高，光头没戴帽子，发髻高挽，竹簪别顶，身上穿一件夹布袍，腰系绒绳，蓝中衣，白袜青鞋。往脸上看，面如敷粉，眉似漆刷，目如朗星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朝怀，年纪约有二十多岁。来到屋中冲赵老头一抱拳：“这位老大爷，我已经在门外听了半天啦！看来您是知道不少当朝的事，就是有些疑虑不敢说啊！”“我呀，干脆，不知道！告诉你……不能说。”“老大爷，既然您不敢说，诸位，我说说怎么样？”

大伙连连摆心里直害怕：我们这是跟赵老头儿闹着玩呢！谁让你说啦！出了错可受不了。刚要拦他别说，就见这个

人把头一扬，高声说：“秦始皇横行霸道，南修五岭，北筑长城，东填大海，西建阿房宫，起章台于上林，通复道于上坂，焚书坑儒，隅语弃市，广行暴虐，残害生灵。父子分散，夫妻别离，百姓陷水火，遭涂炭。诸位，这就是当今秦朝的国政！”大伙一听脸上全吓变色了，赵老头说：“这要让官人听见，一个也甭想活，别听他说啦，快走吧！”

酒铺里所有的人唏哩呼噜全都跑到门外，远远地朝这边看，陈掌柜的喊了声：“嗨！你是哪儿的？可千万别瞎说呀！”此人“哈哈”一阵大笑：“哎，你等不识吾机，岂不笑我癫狂！但吾满腔愤恨，何处发泄？”

正这个时候，只见由酒铺的西边走过来一个彪形大汉，身高一丈开外，头戴青色半旧的软扎巾，身穿一件肥大的青袍，腰里系一条蓝绒绳，大红中衣，高腰白袜子，打着护膝。脚底下穿着一双鱼鳞大酒鞋，面似生蟹盖，青中透暗，花铰的眉毛，斜插入鬓，一双铃铛眼，眼珠子鼓着。狮子鼻，火盆口，大耳相衬，连鬓络腮的一部短钢髯。来到那人背后，用手一拍肩：“朋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这里谈论国事！来来来，咱们去见始皇帝……”

说着，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，转身连拉带扯地直奔酒铺房后而去。众人一瞧纷纷议论：“唉！多言招祸呀！完啦！这条小命算交待啦！”单说那个大汉揪着那人到半里地外的一片松林里赶忙松了手：“朋友，我不是官人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担心你在酒铺里高声非议朝政，未免过于莽撞，既使你有满腔怨恨，说话也不能不防啊！请问你家住哪里？什么姓名？”

“承蒙老兄指教，非常感激。我姓张名良字子房，原是韩

国人，祖父开地，父亲张平都当过韩国宰相，家住荆州附近，只因身遭灭国之仇，衔恨在心不能报复，故而在酒铺当众发泄几句，幸蒙提醒，十分惭愧，愿领教您的尊姓大名。”大汉说：“我姓黎名文辉，人称沧海公，乃东海人士，云游天下到处为家。我秉性直爽最恨无道昏君，最喜仁人志士，专爱打抱不平。你要给韩国复仇，我愿助你一臂之力，万死不辞！”张良十分高兴，赶忙施礼：“大哥，萍水相逢即允慨然相助，请受我一拜。”“哎呀，不敢当，贤弟请起！”

撷起张良以后，沧海公从袖子里“哧楞”一声甩出来一个重有百斤的大铁椎，往地上一扔，震起一股尘烟：“老弟，我身边的这个东西就是给秦始皇预备的。我愿意用它替百姓报仇，替你出气。你看怎么样？”张良心里暗喜：沧海公真是可以借重的好勇士。这才叫道：“大哥！好极啦！咱们真是志同道合，单等探听到秦始皇二次巡幸经过的地点，找个机会，出其不意地砸他个脑浆迸裂，您看如何？”“就依贤弟。”沧海公把铁椎藏在袖里，他们就一块上了路。这一天走到阳武县十字街，见买卖铺户都在张灯结彩，想方设法打听才得到了确信——第二天晌午皇帝御驾要进南门。两个人商量得找个咽喉要路才能下手。张良想了想：“大哥离阳武县南门外十五里地有个僻静的地方叫博浪沙，东西山坡上树木茂盛，中间是直通南北的一道山沟，那是由南边来进阳武县南门必经之路，咱们就隐藏在坡上树林里，在那儿动手吧！”

“好！”当天夜里他们就在坡上树林里埋伏好，沧海公嘱咐张良：“这次行刺不管成功与不成功，我一个人顶着。你到时候要速速离开，以免得白白送命，误了将来复仇的大事。”张良

点点头：“小弟听您的话，一定速速离开此地，决不能让您再替我担心。”第二天从早晨一直等到快晌午啦，只听得正南方人声、马声、车轮声响成一片，不一会儿只见山口外尘沙荡漾、土雨翻飞，旌旗招展，绣带飘扬……秦始皇真来啦！

沧海公拿起铁椎，嘱咐了张良几句，准备下山行刺。他们俩迅速躲在西面半山坡上一棵大树后头探身往南观瞧。只见前边走的是一队一队的骑兵，各持长枪，接连不断。骑兵的后面是一队一队的步兵，都是青卒巾，青号坎，花裹腿，白袜子，青酒鞋，每人手里都抱着一口双手带大砍刀。在步兵的后面，便是全副銮驾、肃静牌、回避牌、飞龙旗、飞凤旗、飞虎旗、飞彪旗、飞豹旗，五对大旗被风一吹行卷行舒“噗噜噜”地乱响。大旗后面，是金瓜钺斧朝天钹，指掌、握掌、权衡槊，龙凤扇，日月旗，还有黄绦子九龙宝伞三柄，每柄伞下，罩着一辆六龙金辇，一共是三辆金辇。每辆金辇都由六匹白马拉着，每辆金辇相隔都有一箭多远，前后左右全有军卒武士保护，一个个怀中也有抱着刀的，也有持着枪的，围随着车辇，戒备森严。在三辆金辇的后边是随驾的清朝文武官员，也有坐车的，也有骑马的，等等不一。在这些文武群臣后头，又是一大队步兵，随着车马前进。人马车辆走起来亚赛过一条龙，甚是威严。

沧海公看了看：“兄弟，你看，怎么是三辆金辇？咱们不知道秦始皇坐的是哪辆金辇，怎么下手哪？”张良迟疑了一下：“大哥，您别着急，等金辇离近，我看看便知秦始皇坐的是哪一辆。我用手指哪一辆，您就下去砸哪辆，决没有错。”“好吧，兄弟你可千万瞧准了！”

等到銮驾车辇越来越远的时候，张良仔细一琢磨准是六

龙金辇的第二辆，忙说：“大哥，第二辆。”

沧海公把铁椎一举：“兄弟，我嘱咐你的话可别忘了我去啦！”沧海公说话之间，从半山坡上“腾腾腾”撒腿往下就奔。此时第一辆金辇已然过去啦，沧海公步履如飞，很快地就到了保护第二辆六龙金辇的军卒切近，西面的军卒一看，由山坡上跑下一人当时一阵大乱。沧海公便将铁椎左右一摆，打得那些军卒头破血流，纷纷乱倒。此时沧海公真称得起是怒发冲冠，目眦尽裂，军卒武士们挨着死，碰着亡，哪里挡得住他！一会儿的工夫，沧海公便闯过西面队伍，跃身形扑奔第二辆金辇，到了车旁举起铁椎对准车顶往下就砸，高声喊喝：

“秦始皇啊！拿命来！”

“喀嚓”一声，六龙金辇的车顶就塌啦，车厢就碎啦，车轱辘也掉啦，赶车的由车上栽个头朝下，六匹白马都惊啦。沧海公此时心中甚喜，想这一铁椎把金辇砸碎，一定把秦始皇砸死了。等到抽回铁椎，再看金辇里并没有秦始皇，原来是一辆空车。沧海公大失所望，心里暗想：嘿，张良兄弟没有看准，完啦！索性我一不做二不休把那两辆全给砸了吧，不会没有秦始皇。想到这儿，一抡铁椎打算再奔第三辆金辇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前后左右的军卒，卫士、武将早把他围在正当间了。

秦始皇出来巡幸预备了三辆金辇，就是防备有人行刺的。他总是换着坐，让外人不明究竟。今天他坐的是第三辆，所以侥幸生存。沧海公被围以后，因为寡不敌众，当时遭擒被获。秦始皇进了阳武城，迁怒于县令宋明，立即把他斩首示众。第二天在县衙先由大丞相李斯审问沧海公，连打三遍一点口供也没问出来，接着，宦者令赵高升了正座来诳供：“壮士，我就

是宦者令赵高，只要你把同伙和主谋之人说出来，我和大丞相一定在皇帝驾前求情把你赦免了，我若是诱你招供，叫我不得善终，你就说实话吧！”

沧海公一听心说：真是个卑鄙无耻的势力小人，我今天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想到这坦然地说：“你要想知道主谋行刺之人吗？”沧海公把身子一转，扬起手往堂下一指：“你们来看，主谋之人，现在人群以内。”

这时堂上的赵高、李斯，以及所有站堂的军卒卫士，衙役人等，全都顺着沧海公的手往下观瞧。只见看审刺客的那些老百姓们呼啦啦一阵大乱，都怕刺客一指花了眼自己要倒霉，有撒腿往外跑的，也有不敢跑的，也有想跑紧张得都跑不动了的。单说张良头一天由博浪沙返回阳武县，住在西门里的一家客店里，清晨起来听说县衙审刺客，也混在人群里挤了进来，眼看着沧海公遭受毒打，心里很难过，却又不敢露出痕迹来，他想着看个究竟再离开此地。刚才瞧沧海公往他这一指，先是吓了一跳，又一想，我还得沉住气倒看看大哥是什么意思？就站在人群里不动，盯着沧海公的举动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沧海公往堂下人群里一指是虚晃一招，他并没有专指那个人，可堂上的赵高、李斯以及军卒卫士衙役人等见沧海公往堂下指，以为刺客的主谋人一定在人群里，都眼巴巴地看着他指的那一个。不料想沧海公往前紧行了几步，往旁边一歪身，已经靠近了大堂的柱子。趁着人们都注意堂下，他猛然间转身扭头，对准柱子狠命地一撞，当时血溅公堂身亡。

第二天早晨，沧海公的首级被挂在南门城墙上，同时还张贴了肃清羽党的告示，

“晓谕官民人等知悉：御驾临幸阳武，途经博浪沙，竟有大胆狂徒沧海公，手持铁椎砸碎金辇，阴谋刺驾未成。被擒后畏罪撞死堂前，其同伙潜逃，今悬赏千金，希将刺客同伙主谋人等告发当官。如有知情不举，隐藏庇护者，一经查出，灭门九族……”

再说张良听店房里有人议论说：“那个刺客曾经和一个白面书生在十字街转悠过，看来是一伙的。”心里暗吃一惊，到了南门一看告示，更不敢回店了。好在身上有盘缠，赶紧回到荆州老家，在家里没敢多呆又直奔江苏而去。这天在下邳的南门，碰见老世交项伯。书中交待：项伯的父亲项燕，辅佐楚王昌平君，是一员名将。秦始皇吞并六国的时候，派王翦攻打楚国兰陵，项燕身为大元帅独守兰陵四十六日，取得赫赫战功。后来王翦射死昌平君，项燕在城楼拔剑自刎。他有三个儿子，长子项柱，死在乱军之中，次子项伯逃到下邳落户，三子项梁带着项柱的儿子项籍——就是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逃奔到会稽郡。当初楚国没灭亡的时候项燕常带着项伯到韩国去，和张良的父亲张平两个人最要好，所以张项两家可以算是世交。张良幼小时，项伯见过他几次，项伯喜欢他，所以时隔多年还认得他的模样，把他请到家里来。兄弟见了面张良自然把博浪沙的事情细说了一遍。从这儿张良就住在项伯家里，等候时机，图谋大业。

圯上纳履

张良到了江苏下邳，住在项伯家里。哥儿俩白天一聊聊一天，晚上一聊聊半宿。聊一天，聊两天，聊到第四天，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愣住啦！怎么哪？要说的话都说完啦，没的可说啦。过了半个多月，张良感觉很憋闷，对项伯说：“老哥哥，我到外头散散步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“兄弟，千万别往远处去，你既然住在我这儿，真要出点意外，我可对不起死去的老爷子。”“哥哥您放心。我不上远处去，出城蹓跶蹓跶就回来。”“好吧，你可早点回来。”“嗯。您等我一块儿吃饭吧！”

张良出了西门，顺着关厢往西走，一来是到外边散散步，二来是想打听打听最近秦始皇的行动。走了有一里多地的光景，前边有一条小河，河上边有一座桥叫圯桥：两边矮，当间高，用木板拚的，桥的两边带栏杆，木板儿上头填了层土，由于年陈日久车马不断，把当中间的木板给轧折了两块，木头丝还在连着，使桥当中塌了个坑。那位说，干吗老说这桥哇！因为呆会儿这桥有用。张良由打桥上过来，往前走不远一看，见路北有座小酒铺，打算进去喝二两，然后蹓一蹓就回家了。一挑帘进酒铺，伙计给端过来酒、菜，刚喝了一口，就看见外边云生西北，雾长东南，咳！雨下来啦！下了一阵，雨过去了。雨过天晴，张良喝完了酒，由酒铺出来一瞧，满地都是泥水，只好猫着腰、

撩着衣服，挥着边往前走。走着走着刚到圪桥旁边，就听后头有声音：腾，腾，腾，回头一看，心说：哎呀，这么大岁数你可出来干吗？！原来后边来了一个老头儿，足有七八十岁。光头没戴帽子，雪白的头发剩不多了。还挽了个髻，用草棍别着哪！穿着一件灰袍，腰系绒绳，青中衣，白布家做袜子是新的，穿一双福字纳履，也是新的。再往上看，面如古月，两道浓眉，寿毫多长。看那样子，已经累得不得了，一部白髯飘洒在前胸，弯着腰，右手拄着拐杖，左手攥着拳头捶着后腰。拐杖拄着这地腾腾直响。老头儿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：“唉！刚换上新鞋新袜子偏赶上下大雨，全都脏了！唉！这天真是要我的命……”这工夫，张良走到桥中间泥坑边上，打算迈过去，迈不过去，非蹦一下不可，仗着年轻身体灵便，撩衣撒劲可就蹦过来了。站在那儿回身瞧老头，冲这岁数他也蹦不过来，蹚过来他许怕扎脚，绕着走，他得绕出三里地去……正瞧着，就听老头说：“这是谁跟我过不去，弄盆水给倒在这儿啦！”张良心里直乐：直是上岁数糊涂了。老头抬头一看张良那儿乐哪！气可大了：“学好，学这干什么？少年休笑白头翁，花开能有几时红，噢！要看看我怎么过这泥坑……”张良没过来。老头说着把拐杖往脚栏杆那一立，掖了掖前后袍襟，系了系统绳，伸手操起拐杖来，两手拄着低头看泥坑说：“我还就不服这老。”就瞧老头脸红脖子粗，身上直哆嗦，使劲往起一蹦……右腿倒是迈过去了，可左脚这只鞋却被胶泥给粘掉了。老头坐在桥栏杆那儿，两手拄着拐杖，缓了半天才说：“唉！不服老不行啊！心有余力不足啦！真要把人气死。”说着老头低头一看：“哎！我这鞋哪儿去了？”张良觉着好笑。还找哪！掉泥坑里了。老头回头一看：“噢！让泥把鞋粘掉

了！真要把我心疼死。”说到这抬头一看张良，冲张良一举手，“哎！哎！学生，叫你哪！”“哎！”张良乐嘻嘻地到了老头跟前深深一揖：“老大爷，您叫我呢？”老头点点头：“是啊！我说，惜老怜贫，谁让你赶上啦！这都是好事，多受累，把鞋给我拣过来。”张良一想，老头那么大岁数了，拣就拣吧！“老大爷，您等一会儿，我给您拣去。”张良往前来到泥坑这儿，一哈腰两手指头一勾鞋后跟，勾出来瞧了瞧，鞋圪拉里边没淹进水去，鞋帮鞋底沾了不少的泥，提着这只鞋到桥栏杆这儿“叭叭叭”摔了一摔，把泥摔掉了，来到老头眼前：“老大爷，鞋给您拣过来了，给您吧！”老头瞧了瞧：“噢！学生，受累了！”“老大爷，不客气！”“得啦！一事不烦二主，来吧！”说到这儿，左腿往起一抬：“穿上吧！”张良想，老头上了几岁年纪，颠三倒四的，得了，何必计较这个呢？穿就穿吧！想到这，往下一蹲身，把鞋给穿上。老头儿拄棍站起身，瞧瞧张良，没道谢，一转脸又回去啦！到泥坑边这儿，低头瞧着泥坑嘟囔：“反正今儿我也没事，再试试，倒看看蹦过去蹦不过去。”张良气大了：老头，你已经过来了，还试它干吗呢？象那个你就走吧！可他有点好奇，还想看他怎么试。老头系了系绒绳，拽了拽衣裳，两手一拄拐杖，浑身乱动，劲儿使大啦！就听老头一喊：“喂！”往起一蹦，还是蹦高没蹦远，脚往下一落“喀嚓，噢……”这一下子倒好，左腿迈过去了，右脚杵泥里了，一拔腿，右脚这只鞋又粘掉了。老头跑泥坑西边去了，往桥栏杆上一坐，拄着拐杖缓了半天才说：“哎呦！我这鞋又掉了，这可倒好，倒换班儿来呀！”说到这看着泥坑里的鞋，抬头又一看张良，冲他一拍手：“哎！嘿！学生你干吗瞧着我愣着？还不赶紧把鞋给我拣过来。”张良想：这老头头一回挺客气，怎么这一回

倒横了。他那么大岁数，不能瞅着他遭难。得，拣就拣过来吧！想到这儿，张良从泥坑蹦过来，猫腰把这只鞋勾起来，摔了摔，鞋帮鞋底上这泥全摔掉了：“老大爷，鞋给您拣过来了！”老头微睁着眼：“拣过来怎么样啊！”“老大爷，给您哪！”“给我？用你拣？嗯！过来过来，穿上。”张良虽然年轻，却挺有涵养，一点也不生气。又一想，是不是爱惜我，故意地要试探试探我，他也许是位高人，也未可知。想到这儿，赶紧往前把鞋给穿上。老头儿站起来拄拄拐杖又瞧了瞧泥坑：“哎呦，要了命喽，这回可糟了，我是回家呀，怎么蹦过来啦？我还得蹦过去。”张良一听，你先别蹦，我先蹦吧！“蹭”先蹦过去了。再瞧这老头两手一拄拐杖，浑身一使劲：“嘿！往起这么一蹦，这倒好，“喀嚓、噗……”俩脚全杵到泥里头了，一拔左腿，左脚这只鞋粘掉了，一拔右腿，右脚这只鞋也粘掉了。“别啊，叽！别啊，叽！”光着袜底溅了好些泥，到桥栏杆那儿，往那儿一坐缓了半天：“哎呀！完了！完了！”说到这又抬头一看张良，张良很主动赶紧乐嘻嘻来到老头眼前：“老大爷！我把鞋给您拣过来呀？”“你说什么？这都是废话，要拣就拣，问我干吗？能让我光着袜底回去吗？”张良心说：这老头是有点古怪。自己往前来一哈腰，两只手勾出两只鞋，一看鞋圪拉里头淹进水去了，把水空了空。鞋底对鞋底“叭叭叭”摔一摔：“老大爷！鞋给您拣过来了。”老头点点头：“啊！好哇！你左手拿着那只是右脚的，右手拿着那只是左脚的，快过来，先穿左脚这只。”张良什么也没说，自己过来把两只鞋全给老头穿好喽！再看老头一拄拐杖，捋捋白髯，瞧了瞧张良：“哈哈……孺子可教也！”意思是：你这个小孩儿可以教育呀！张良赶紧往前深深作了个揖：“老人家，但不知您有何良言教诲小子

啊？我愿领教。”老头一听：“你还真不落空，一说可以教育，马上就问……哎呀！小伙子我告诉你：“咱们两人是素不相识，你给我拣了三回鞋，我心里怪不落忍的，虽然我上了几岁年纪，也不能白支使人。”张良忙解释：“老大爷，这没什么！”“你说没什么不行！我心里过意不去。我问问你，你在那儿住？”“老大爷，我在西门里住。”“好啦！好啦！你在西门里，我在西南城角，你看见这个没有？”说到这儿，老头用手往河北一指，靠河岸北边有棵大柳树。张良一看：“瞧见了。”“从这儿你回家，由打明天起，第五天头儿上千万早点来，在树底等我。小伙子，我送给你点东西。”张良说：“老大爷，谢谢您。”“先别道谢，谁知道我中不中啊！”张良说：“我捧着您吧！”你看，刚说声给点东西，就显鼻子显眼的。”“老大爷，慢慢走！”“废话，不慢慢走我还赚。”老头是软硬不吃，扬长而去。

一转眼到了五天头上，张良遵照老人的前约，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盥洗，匆匆忙忙赶到桥北大柳树底下。哟！老头儿早在那坐着哪！急忙走上前深施一礼：“老人家，学生来迟让您久等了！”老头儿慢慢睁开眼睛，瞪了一眼：“你跟我老头定约会怎么没有诚意呀？有诚意就应该早来，怎么来得这么晚哪？”张良满面通红，半晌无语。连说：“请您原谅。”老头儿摇摇头：“唉！那就再等五天吧！七月十七一清早来。”张良什么话也没敢说就回去了。到了定约会的头一天晚上，睡觉时候没敢脱衣服。第二天早晨，鸡还没叫就起来了，出门一看，星斗满天，路静人稀，等城门一开。急忙赶到桥北大柳树下，心说：老人家再早也不会有这么早，仔细一看，哟！那老头儿已经正襟危坐在树底下等着他哪！心里感到很羞愧。赶忙作了揖：“拜见老人家，

失礼！失礼！”老头儿沉着脸：“两次失约这可是你的不是，这么办，事不过三，你七月二十二清早再来一趟吧！”“是！”张良只好扫兴而归。眼看明天就是第三次约会的日期了，张良这回接受了教训，头天晚上太阳落山刚近黄昏，就披星戴月来到树下等，所幸老人还没有来。静悄悄眼前是一片漆黑，万籁寂静，刷刷刷只听见桥下边水声湍急。好容易盼到黎明，露水都把衣裳湿透了，这才瞧见老头拄着棍儿缓缓而来。张良急忙迎了上去，搀扶老人来到树下。老头眉开眼笑地直夸：“早知你胸怀大志，我才故意试试你有没有忍性，行！孺子求教，理应如此啊！”说着话，从袖子里取出一个包袱：“张良啊！你与沧海公用大铁椎想刺杀秦始皇的事，我早有耳闻，这都是为了天下老百姓。可你光刺死他一个人是无济于事的。今后，你应该熟读兵书战策才能成为王者师，拯救老百姓于水火，解黎民之倒悬，那才是你成功的那一天哪！”说着话把黄绫子小包袱打开，拿出一卷旧书：“张良啊！这是我生平所学所得写成的一本书。你来看，此书名叫《素书》又名《三略》：上略天文，下略地理，中略人事。其中包含治国安邦之道，明理审势之机，取之不尽，用之无穷。凭你的聪明智慧，不用我再加详解，你也能够看懂。如将此书精华读透，再好自为之，定能辅佐贤君，成其大业。”

“老师教诲，使弟子顿开茅塞，将铭记心头，永不敢忘。决不辜负恩师栽培的苦心。”

他们师徒二人，推心置腹地谈了好久，不知不觉东方已经蒙蒙亮。老头儿站起来打了个呵欠：“哎呀！天都亮啦，我也该走啦！”